

# 焚画的李方兴

## ——行为艺术“玫瑰&火焰”——诗画行为对话”侧记

### 我的嵌名联

金元宝

嵌名联，顾名思义，是将对方的名字，或厂名，或事物的名称，嵌入联中，不留痕迹，融为一体，浑然天成，方称佳构。可是嵌名联也有多种规格，如鹤顶格、高肩格、蜂腰格、雁足格及工对与宽对等等。

五十七年前，我为祖上的碾米厂（创办于民国时期）丰登厂 撰大门之联：丰年获得黄金谷，登厂碾成白玉粮。丰登寓意五谷丰登，物阜民丰。这是我学习诗联的处女作，当时18虚岁。后来，县西老诗人徐寒柏先生读联后赞誉说，黄金谷，白玉粮 原出典故之中，嵌入联中，现实又自然，质朴无华。自我则信手拈来，浑然不解其妙。

二十多年前，杭州收藏家戴福金举办藏品展，函来索联，我以 雁足格 撰联为贺：家藏文物千般福，心有灵犀万倍金。此期间，某大城市一名赵姓名云萍（应该是女性）的人，托人要我撰联相赠，翌日即成一联：云山风月千重翠，萍水诗文一段情。此联也曾被几种诗词刊物发表。一日，一名文友当面对我说，上联的 云山风月千重翠 似觉有 轻浮 之意，幸好下联续成 萍水诗文一段情，不然有失稳重矣。我即刻作答，这位赵姓者，与我素不相识，况且又远隔千里之遥，以 云山 对 萍水，风月 对 诗文，有何不妥，也许是阁下想入非非也乎？来者哑然。

1995年，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先驱，中国著名版画大师，乐清县唯一与鲁迅有交往的郑野夫先生，其遗孀从北京携野夫版画作品数十幅在乐清文化馆展出，我送上 野人自有如椽笔，夫子能无爱国心 的嵌名联，野夫先生夫人很高兴地接受我的贺礼，并与我合影留念，倪朔野君在现场拍摄了这一珍贵的瞬间。以擅长写小说的市作协主席刘瑞坤兄，客串画坛，举办个人画展，作为老友，我以七言瓦当宣纸撰书成一联为贺：瑞气光扬凝笔砚，坤乾颠倒画山河。悬挂在展厅之侧，引来了参观者驻足。十多年前，上海翰林博物馆百匾征联，其中有 乐善有好，我以 乐享遐龄鹤作杖，善行义举鹤添筹。 文魁，我撰成 文苑星门称学士，魁元第宅颂文明。 德寿同徵，以高肩格嵌名为 瑶池德齿琼酥酒，芝草寿眉鹿鹤春。 閻閻模范，我写成 閻情自是冰贞洁，閻范岂无玉石坚。

2013年，七里港盆景艺术家胡春方邀我等一行参观其盆景艺术园，我赠他一联：春色满林峦，虬枝茂木来诗酒；方圆仅咫尺，怪石奇花入画图。同年，上海书法家篆刻家觉翁先生来温之便，取道舍下，我以主人的身份，赠联与他：觉悟处知非觉悟，翁乃书坛不老翁。 将觉翁 嵌首押尾，又费了好几个小时。金华市郦国明兄，与我有二十多年的深交，我又撰联赠他：国家疆土须坚守，明士心胸自达观。为了弘扬宗教文化，我为青莲禅寺撰山门联：青灯照众生，十二因缘缘机入定，山门即净土；莲海导迷津，三千世界妙谛悟空，香国待慈航。 曾荣获浙江省首届绿色公益使者的何存济先生，今年已高龄九十，我曾赠联与他：存仁岂欲倾环保，济世不妨解读书。 2017年9月，乐清日报社举行通联工作会议，我被评为优秀通讯员，与会期间，邂逅温文尔雅的女记者叶萌，不日，我赠她一联：叶底晨花开富贵，萌尖朝露结珍珠。 她的网名为 一介草民，我复赠一联：草色葱茏春意满，民风淳朴国昌明。

### 省中小学艺术节 乐清舞蹈作品获一等奖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董露露）近日，由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财政厅、团省委等单位主办的2017年浙江省中小学艺术节比赛结果揭晓。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原创舞蹈作品《对鸟》、育英学校小学分校舞蹈队选送的原创舞蹈《花开的时候》、乐清实验小学的原创舞蹈《乐清湾湾月弯弯》喜获浙江省一等奖。

《对鸟》意境优美，在高中组比赛中脱颖而出，以全场第一的高分喜获浙江省一等奖。这也是该校自2013年以来第6次获得浙江省中小学艺术节群体项目比赛一等奖。

《花开的时候》演绎了一幅动人的画面：春暖花开，一群美丽的蝴蝶在广阔的田野上快乐地生活，它们在金黄的油菜花丛中翩翩起舞，尽情嬉戏，它们积极向上，对生活充满希望，向往着美好未来。为了作品的完美，辅导老师反复推敲动作，单是音乐，就修改了6个版本。孩子们演出时的翅膀，都是学校领导、老师、学生携手连夜赶制。

充满童趣的《乐清湾湾月弯弯》将音乐、童话故事融入舞蹈之中，启迪孩子们的想象力创造性。孩子们天真烂漫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

### 乐清画家作品 参加美术名家邀请展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如曦）近日，乐清画家尚文光作品《雁荡山居》《一束梅花》参加了由中国国家画院国展美术中心举办的“心纳万境 首届国展美术名家邀请展”。

尚文光师从姜宝林、林黎明等先生，擅长中国画（山水花鸟），作品多次入选参展于国内外美展并获奖，为江苏省国画院特聘画家、浙江杭州江南书画院特聘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焚画现场。寒山 摄

火烧了。尽管平常想了很多遍，但看到自己十五年的记忆从此灰飞烟灭，眼泪还是抑制不住。

李方兴焚画后的第四天，记者遇到方兴的姐姐李芳玉，问她：你弟弟的现场去了吗？芳玉说：不敢去，我心疼那些画。说的正是，300多幅画，不凡呕心沥血之作，就这么一把火烧了，大部分人是心疼的。作家、诗人、画家马叙先生当天也参与了李方兴焚画的全过程，对此，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写道：

关于方兴焚画，倒是有一个有意思的文艺事件，他的画展在棉书堂持续了半年时间，可能是乐清美术展览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画展了，而且最后又把这些画付之一炬，不敢说是绝无仅有的，至少在我所知中是一个艺术孤例。他的有些画，比如那幅树林中一男孩，在临焚毁之时，突然觉得是那么好，越是即将投入烈火中时越是觉得好，焚画时旁观者可能比方兴自己还心疼，画虽然焚烧掉了，这幅画的实物再也不可能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但是，对于这幅画的印象却突然间深刻无比，焚烧之后印象比原来画展上看画时的印象不知道要深刻多少倍。不说其它的话，就凭这一幅画，在冲天烈焰中再刻化为灰烬的瞬间，就因此获得了重生，同时，因焚画而升腾的炽热烈焰，本身也是艺术。玫瑰，诗歌、绘画、艺术，激情、决绝、毁灭，再生，总之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 焚画 涅槃与话题

三百多幅画作，堆在棉书堂外边的空旷的场地上，被铁桶包围起来，远远看去，更像是一个画展。现场的参与者手持玫瑰，依次把手中的玫瑰摆到了画幅之上，完成这次流程的第二个环节献祭。

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了李方兴，让他独自来完成第三个环节 焚画。只见他点火，把火把伸向画作，火轰然而起，油彩、画布、画框，都是易燃之物，火一下子大起来。火起来了，空气也静止了一样，现场所有人，包括戒备的消防队员，全都像受到了某种感染，神情变得肃穆。

火烧了足足有五十分钟，李方兴在火堆前看了五十分钟，看他的画就这样化为灰烬。现场的人看到，方兴脸上波澜不惊，但有眼泪一颗颗地流下来。当天晚上，他又是一场烂醉。

事隔一周，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问方兴，当时都想了些什么？方兴沉默了半天，说很难表达。可以清晰表达的是，当天他看到了画友黄河、傅海馨、李瑶瑶都来到了现场，而这些画作，部分就是和他们一起出去写生画的，想起了大家一起度过的岁月，由此想起了这堆画是自己十五年来生活的见证，今天一把

很巧合，他们的行为艺术得到了乐清市文联的支持。他们也得到了乐清本土诗人的支持，马叙、陈鱼观、何也、张艺宝、郑仁光、郑亚洪都创作了自己的作品，郑亚洪还以 玫瑰 为主题，邀请国内诗人昨非、剑男、舒丹丹、手格等人创作作品和译作，筹备十八位中外诗人的同题诗会，以玫瑰的名义对话一位断然焚画意欲割裂过去的艺术家。

### 花祭 朗诵与玫瑰

这个浴火重生的行为艺术，居然不动声色地操作了大半年，一个一个细节慢慢落实，套用出版人老六的话就是 让成本不计下限，让时间不计上限 地做这个活动。寒山说，算算时间也确实不容易，从2015年冬天的临时起意，到2016年的酝酿。再到2017年的展出，直到2018年初的实行，四个年头，大学本科也读完了。

2018年1月4日下午，天色阴晦，寒风袭人。棉书堂的展厅里，却是里三层外三层地站满了人。来人都分到了一枝玫瑰，一本彩印的诗集。用行话说，他们这时和李方兴一起开始了这次 玫瑰&火焰 焚画行为艺术的 流程。

朗诵是序曲，手拿着玫瑰朗诵是序曲的附点节奏。郑亚洪在诗集的前扉页上写道：最后的一朵，愿你在这首诗里闪亮，玫瑰，多少人欣赏你，赞美你，歌咏你，因为你美。可你又带刺，拒绝采摘你的手指。有人说你是迷宫，进入者永难找到出口与方向。这个冬天，寒冷的季节，因为你，渐冷的心变得温暖。玫瑰，愿你在这首诗里闪亮。

没有繁文缛节，朗诵声突然在一个角落响起，马叙在《玫瑰诗篇》里念到：写完许多根刺以后/我仍然不敢写下/第一片花瓣 那娇艳的颤抖的美；陈鱼观在《玫瑰》里读到：把香水退还为一朵玫瑰/现在的你已无路可退/那么就悬崖回答退还的一切/然后在玫瑰里提取香水，何也在《玫瑰》里说出：都是想告诉你，在花店里铺满的，是死去的玫瑰/在长裙上摆摆的，是虚假的玫瑰/在内心晃悠的，是灵魂的玫瑰/而在真实的世界里，所有的玫瑰都残破碎裂。

受到诗人的感染，现场的宾客也纷纷加入朗诵的队伍。他们浅吟低唱着一首首有关玫瑰的名篇。最后，他们大声地朗诵着博尔赫斯的《玫瑰与弥尔顿》：散落在时间尽头的/一代代玫瑰，我愿里面有一朵/能够免遭我们的遗忘，一朵没有标记和符号的玫瑰/在曾经有过的万物之间，命运/赋予我特权，让我第一次/道出这沉默的花朵，最后的玫瑰。

在朗诵渐近尾声的时候，李方兴开始搬弄挂在墙上的大幅油画，扛在肩上往楼下的空场上走。他留着一个改良的莫西干发式，把脑后本该垂下的长发梳成了一个发髻，这样看起来更像一名战士，看到他肩扛画架往外走的背影，很有一种悲壮的感觉。这时，齐秦的一首老歌《花祭》响起：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太多太多牵挂值得你留下，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常权

1月4日下午，一场名为 玫瑰与火焰 诗画行为对话 的行为艺术在乐清举行，活动的主角，画家李方兴把他十五年来创作的300多幅画作付之一炬，除了少数几幅答应赠送给搬新房朋友以及收了客户钱的作品，其余的一概不留。他说到对自己的过去做一次断然决然的告别，以期得到浴火重生式的涅槃。

对于方兴的举动，有人赞同，有人则认为作秀。王志成老师看到后，在朋友圈里留言说：不能看成行为艺术，我看到的是画家的心怀和抱负。但有不同意见认为，改变自己未必要采取割裂的形式，好比隐士非得跑深山一般，看起来很有勇气，实则不然。

反观李方兴，日子还是照样过，酒照喝，烟照抽，但他的改变自己懂得。活动的策展人寒山说：焚画是个宏大的作品，是动态的不确定性的，在现场的所有人瞬间都参与了这个行为艺术的创作，作品、观众、空间、材料，也都发生了跨界变化。这种震撼是属于在现场的。

### 起意 咏叹与废画

认识策展人寒山之前，李方兴很容易贴标签，酒徒、画家，而且酒徒一定要排在前面。像很多艺术家一样，酒精是李方兴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起码近二十年来的这样的，每天晚上李方兴总是酩酊的，也像很多艺术家一样，酒精几乎毁了他的生活，事业、婚姻搞得一塌糊涂，经济状况也不乐观。

当然，李方兴每天画画，不敢说有多少作品是在非常清醒的状态下完成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有很多作品他是带着酒意完成的。直到他遇到了寒山，另一位讴歌酒精神的参展人、广告商。他俩在寒山开在东浦66文创园的一撮毛 酒吧相遇了。

每天必到，每到必醉的李方兴很快引起寒山的注意，两人很快从一见如故到惺惺相惜。谈人生的时候，方兴说自己人生几十年来，说的都是废话，画的大也几乎是废画。酒后的感慨触动了寒山的情绪，他提出要给方兴办个画展，主题就叫 废画三千张，取意于李白的诗句 白发三千行，缘愁似个长。

从此，方兴陆续搬进寒山的棉书堂 的展厅里搬画，边搬边布展，墙上挂不下了，画就堆在地上，慢慢地越摆越高，高到比人还要高的时候，方兴说：都烧了吧！寒山劝了几回，没劝住，方兴焚画的意思反而愈发坚决。方兴觉得自己的一成不变生活方式，已经是积习难返，如果不是用一场壮士断腕般的行为去做，根本达不到效果。况且话都说出去了，自己也要有一个男人的担当。

在寒山看来，方兴的心志已决，不管是朋友的角度，还是专业的角度，他都要帮方兴做成这件事。他开始做方兴的工作，既然要焚画，就不要两三个人悄悄地搞，不如搞个现场活动，让焚画的行为有种仪式感。后来方兴同意了。

### 「乡土」

吴济川

宋湖村很少有人知道宋家庄，更不知道宋家庄的故事了。

几个月前，在宋湖路上遇到一位老先生，他对我说，这里需要一尊雕像，应该是宋晋之。回到书院后，推开头的事情，着手查阅有关城南街道的村庄历史，宋湖是我第一个要查的村。在乐清的古村落序列中宋湖是长者，在城南村落中它最年轻。宋嘉定年间立松溪里的时候，宋家庄就已有三百多年了。这必定与一个姓宋的大家族有关，应该走远一点去寻找。这，不，了，民国元年编修的光绪《乐清县志》载：宋家庄属永康乡，一都，以姓氏得名。不仅村以姓名，村前的河叫宋家河，又名统纱溪，桥叫宋家庄桥。道光《乐清县志》载：统纱溪，一名宋家河，在一都县西四五里，源出盖竹，南行委折而东出盖竹桥，宋家庄桥入运河。那为何又叫 宋湖呢？《乐清地名志》关于宋湖的解释是：宋家庄和湖上各取首字的合称。可见以 宋湖 命名是近几十年的事，宋家庄的背景还在变动着，慢慢远去。

沧桑变迁，改天换地，最早的宋家早已没了踪迹，早已成渺远的记忆了。这种现象很普遍，许多以姓氏命名的村庄，现在完全没有原住的姓氏，来来往往不知住了多少拔姓氏，比如乐清西乡的吕庄、赵家碛、翁洋、万家（原名樊家）、赵岙等，宋家庄只是其中代表性的一例。因此，所谓的故乡，只不过是我们的先人长途漂泊的最后一站。那先人就说说宋家和宋家庄吧。

## 宋家庄 与宋晋之家族

五代时，盖竹山下还是一片水泽，连着一处高地，高地竹树葱茏，一棵古樟树成为高地的标志，叫做樟墩，后面是盖竹山，前面是统纱溪，顺溪行登盖竹山，就能望见大海和海天诸山。宋林一龙作《盖竹洞天记》说：初从统纱溪入，登望见大海海天诸山。环境清朗，视野开阔，通达远近，崇尚流变，有这样的环境可算是地灵，必能产生机敏、应时、锐进、变通的人物。约在五代贞明年间，一个叫宋靖的处士从福建长溪携家迁徙乐清，选了这片高地居住，拱山面水，把整个家族和自己安置在这山水之间。围水造地，垦植生产，几代人经营下来，子孙繁衍，家产殷实，胸德不耀。时人称此地为宋家庄。到第八代祖宋允修，行义过人，习儒业，太学生。为管理庞大的家族和田产，放弃仕途，居家教育子孙，办书院，请名师，笃意教子，口授《尚书》大义，又择名师。其子宋晋之（1126-1211）师从王十朋。楼钥作《朝散郎致仕宋君墓志铭》说：君幼颖悟，日诵数百千言。弱冠从梅溪先生王公十朋游，学徒数百人，君独首出。曾以诗赠朋，褒惜甚至。王十朋诗赠曰：

楚台风骚客，遥遥有奇孙。去岁始识面，未惶叩渊源。但见眉宇间，一点阳春温。琴书忽来游，文字获细论。经术有根蒂，词章富波澜。时时戏翰墨，动辄干方言。子固予所畏，语蒙子推荐。予尝语所学，文当气为先。治气古可到，何止科第间。子贤且乐善，服膺每拳拳。临行出新诗，殷勤记诸篇。好学见雅志，余言未应然。惜哉有离别，后会何夤缘。男儿各自勉，事业无穷年。

王十朋非常欣赏宋晋之的学问，说他家学渊源很深，说：经术有根蒂，词章富波澜，并提出文当气为先的观点。宋晋之从王十朋游学两年时间，考入太学，隆兴元年（1163）与木蘊之、楼钥同榜进士。宋晋之初授迪功郎，官台州司参军。历知临海、光化、奉化县，信州通判，以朝散郎致仕，官虽不大，政声卓著，仕途顺利，他是一位清官廉吏，楼钥在墓志铭里说他：仕几四纪，无一丘之益。客至必留尽欢。或假贷以续食，人为不堪，晏如也。 欣然为乡曲之望。当时任宰相的王淮、陈俊卿、检正吴龟年、郑伯熊常与之交往，宋氏家族到晋之时期达到鼎盛。宋晋之晚年隐居家乡读书，自号 樟坡居士，死后葬在盖竹山。一生著作甚多，散失不少，《温州经籍志》辑录宋晋之著作有：《乾坤二卦》、《中庸》、《大学》、《禹贡》、《洪范讲义》、《春秋十二公论》各一卷，《历代中兴君臣论》二卷，《拟进万言书》一卷，《樟坡集》三十卷。

宋晋之弟宋习之，小晋之40岁，恭谨好学，有雁荡山龙鼻泉水诗一首存世，曰：老龙倦雷霆，奔山化为石。唯有鼻不枯，尚留雷雨迹。 宋晋之家族子孙众多，皆习儒业。其子宋统进士出身，迪功郎，宁德主簿，调邵武军司法。次子楼，以恩荫入仕。宋氏家族在盖竹山下的高地上繁衍了几百年，家族人口众多，家业殷实，家声显赫，此后，这块高地从原始的人与自然聚落，开始它独特的生命意义，宋家庄的历史从此开始，袁鹰先生说：一个地方有了地名

才算是真正的诞生。地名是一个地方的文化符号，亦是地方的生命密码。文化是流动的，通过地名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一个联想键，只要敲响这个联想键，就会跳出有关这个地方的连串历史文化信息，轻轻敲一下宋家庄这个键，就会跳出与宋氏家族相关的一系列的人物，宋家庄、宋家河、宋家庄桥；宋晋之、宋习之、宋统等等。

然而，这样一个大家族却消失了，谁也不知道消失于何时，消失于何原因。据说现在的宋家庄没有宋姓。即便现在在宋家庄还有宋姓人口，也不一定是原来的宋氏后裔，是后来各姓杂居迁入的。在乐清的历史记忆里，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足以让家族整体消失：宋末元初的鼎革之变；明中叶的倭寇烧掠，嘉靖朝尤甚；清初的迁界弃地。在诸如此类的大事件面前，一个家族是何等的渺小，连蚂蚁都不如，脆弱得像一片薄冰，稍碰即碎。宋氏子孙无论如何留恋故土的感情也抵挡不住家族生存和繁衍的责任和义务，没有理由不迁徙他乡。我们似乎看到当年宋晋之的子孙们含泪离开宋家庄的背影，不知他们的下一站在何处？不久，宋家庄又来了一批新的漂泊者，一批又一批，他们在这里漂荡、居住、成了这里的主人。地形变了，房屋新建了，桥梁重修了，只要名字还在，故事还在，历史就不会断，它的文化就还存在着。地名，还是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密码，一种潜在的凝聚力、亲和力。